

春秋左繡

上海
廣益書局
發行

(十二)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惲巽皋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解經一層對宋公一層退告人
一層凡作三項說話其實起手
星也風也便伏陰陽中間喪亂
不終便伏人事末段一併揭出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僖公中第六

經 丁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據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敘故書曰○正義曰季字友名如仲遂叔肝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
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耳左氏文無不貫穿者

往評此文謂字字洗刷精妙當

讓公穀出一頭地今細味之乃

知只要見箇陰陽之事與人無

涉故說得極平極淡耳筆意不

同夫固各有所當也

末段一反一正陰陽由人安在

兩頭中間卻以兩吉凶相連作

轉接并兩君子亦以一順一倒

為呼應筆筆有法

取三邑儘可連寫卻用涉汾作

一隔丈之曲直亦因乎事之自

然而已

只兩語而順逆曲折簡鍊有法

小白將死便有此等妖孽寫來

活是篝火狐鳴使人吃驚打怪

其神致全在有夜二字也寫妖

孽便純是妖孽氣息奇極

齊有亂妖只三字語多則反滅

生趣

是

何

祥

也

是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終不別

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鷦退陰陽錯逆

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陽錯逆乃人行所致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鷦之間是不知陰

陽而空問人事為失問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

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十一年戎伐京師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為淮夷所病故城郕役人

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久駐故作妖言

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

諱之。○二傳以為齊滅公猶在魯。○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與僖公入同盟赴以名。○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天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

之在梁也。○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梁大。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

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奔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會齊以請僖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恥見執故托會以告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事焉。爾。

作者往往寫惠懷出醜。總為重耳間。間觀托也。因圍及妾中間。竟用對寫。只末句一拖。而賓主輕重了然矣。妙筆。
板板寫四遍。變則屢變。不變則竟不變。手法不測。
將以厭勝。反以徇名。亦奈之何矣。

以有諸侯之事見止。亦即以有諸侯之事諱執首尾。以此兩句為關鍵。分作兩節。即不見其筆法之所在。

敘齊亂作兩截讀上半原敘節節伏下半正敘節節應中五公子皆求立句為上下關接通篇有案無斷前後四內字四寵字所謂直書其事而意自見者矣

從無子敘起與二五耦篇一樣筆意彼連寫三嬖字此連寫四寵字其事尤相類也六夫人先總後分五公子先分後總以一內字結三內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終者耶廢長立幼固非然其付託得人管仲不失為英雄誤事在桓公又許立武孟耳武孟可立則五公子皆可立矣兩人創伯多少掀天揭地末路乃至於此為之一讀一太息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

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湣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

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犬子雍平有寵於

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雍平雍人名巫即易牙也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

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即前內寵乃指長衛姬也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

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己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公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

師救齊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邾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

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夫崩曰敗績廟齊地○魋魚兔反又言彥二音○狄救齊無傳救四○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邾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

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夫崩曰敗績廟齊地○魋魚兔反又言彥二音○狄救齊無傳救四○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邾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

三句連寫見他反復無信倏然
改變處桓公歿後讀此等語使
人酸鼻

着而後二字便是以文貫事用
筆自簡而輕矣此即敘議兼
行之法
寫成一笑一落筆而神理活
現自是化工
此亦以敘為議筆法合下傳以
兩之字成調者

始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

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堯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眾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眾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陳師訾要訾要衛邑

○要郎句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庚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

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宋襄公圖霸○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不肯致饒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
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國邾子會盟于邾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己酉

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杜赴不及也不書宋使

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秋宋人圍曹諸夏圍衛伐邢前經書在後

從○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齊亦與盟○楚始與夏盟書法如盟繼翟泉謹始也

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大夫公肩邾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伏求霸睢水受汴東經陳留

梁燕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杜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睢音雖○正義曰屬聚也朱欲反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

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為子偽反又如字○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正義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沈氏云春秋說

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豕豕豕以馬祖類之此亦各有其祖小事不用犬牲雞及傳稱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皆

不用火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對屬東夷○三亡國魯衛邢○閔二年立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二年城衛楚丘或曰城邢城衛城緣

陵也以存亡繼絕之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此公滿肚皮要學乎齊桓妙在
即將齊與他比例動其珠玉在
前之愧至快進一層作抑筆則
愈形其醜矣警絕快絕

執滕用鄆事有輕重故文亦有
詳略然竟脫不得粘亦不得看
其前後都從用字着筆中間卻
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作雙綰
又妙在隨綰隨撒用筆圓轉如
珠走盤
語凡兩層前饗神只論理後求
霸兼論事而每層又各有虛實
兩轉曲折明快之文

只三語而起手三層字字應結筆力圓足至此

引古證今詞意大抵疏密不一比篇將旱雨兩字安放兩頭以周幾年豐分對而單留討邢在句中對克殷作虛掉之筆不支不漏極整極勻尤字字有法也

前一德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暴易暴者也

德字跟前篇薄德字來前稱齊桓此又稱文王以其口口君子喜託之乎王道也愈見妄矣無乃若何蓋姑都婉其詞以諷之結句板然應如欲覺聞鐘猛然深省耳

下泉之思風人所痛其斯之謂與唐錫周曰僧繇畫龍點睛飛去能如此一筆便活跳否無忘桓德與楚何干而亦與盟于齊此諺所謂亞相知者也滋中國扭馬而忘其毒矣

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用六意也在此虐字非周中起又又用諸淫昏之鬼杜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補正曰得死猶云考終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

於山川不吉有事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

諸侯無伯伯長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復往攻之備不考前而崇自服因舊軍壘言不增兵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

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

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有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

虛實賓主作兩層寫使人絕倒
一則字一乃字一遂字寫自取
簡而透也

似歇後語簡甚
不於齊桓服楚之時舉事而于
此蠢動非唯不量力亦不識時
矣故引詩以夙夜多露見意

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到乃溝公宮溝斬○罷音皮整七豔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果如○今言

經已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

也○夏郕子來朝無傳郕根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當辰所云卯之初封文王之子時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五

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八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

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

整謂之塞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壤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

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衛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莒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

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上照曹南下照鹿上只兩語斷然三不朽之一洵夫

起手提一欲字語甚淡耳卻不料有欲從人人從欲如許回環警動文字陳思鏡背差堪彷彿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

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楚始書子宋楚初爭長也。執宋

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不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辭也。○冬公伐

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

君命行禮。楚大夫始見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大夫始見經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

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釋書諸侯不予楚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

盟上著一為字宋襄之圖霸所謂庸人自擾者矣幸而後敗與前得死為幸都是恨恨語不作預料語讀

欲焚巫。無理之至。文便就他。無理處。反復駁難說得不可解。極可笑。真使人犁然而有當于

心也。單靠駁。難不見經濟。先著早備。一層方為善於持論。未從之結。焚巫。飢而不害。乃是結早備。句也。收拾完密。

以備城郭為早備之首。後賢用之。輒效。

此連經。駕欲法。會孟會薄。兩頭對說。禍其在此。應上文禍猶未也。呼下文。中用執宋公以伐宋。句為轉。振敘事。偏不著詞。只一過。映相似。小小章法。工妙絕人。

憑空立案。語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敘法。

風姓單提下。亦用單應揭過。輕重有法。

前逐項伏。後一筆應既整齊。又變化也。成風語照應本密。然

文勢似不可住。合下年傳讀之。方有收煞。而周禮禮字。亦有歸結于應法。又整中之變矣。

○夏大旱。公欲焚巫。 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

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勸分有。無相濟。按穡與當通。故訓為儉然。與貶食省用。復林註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貨種借牛之類。可從。此其務也。巫。何為天欲殺

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孚。孟子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為二十二年戰泓傳。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尚未已。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司主也大皞伏羲。不四國伏羲之後。故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

以服事諸夏。 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

滅須句。須句奔。因成風也。 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

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皞有濟。蠻夷滑夏。周禍也。此和滅須句而曰蠻夷禮故極言之。擯夏亂諸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

夷禮。故極言之。擯夏亂諸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

夷禮。故極言之。擯夏亂諸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

夷禮。故極言之。擯夏亂諸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

夷禮。故極言之。擯夏亂諸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

祀紂禍也。紂解也為明年伐紂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顯與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

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兵公立而不撫邾鄆叛而

來書取邾。夏宋公衛侯許男勝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

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賈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年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之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

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從此叙起罪存上蓋平遷而戎隨之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正義曰先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徙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多年信。○正義曰十一年傳稱

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拾居被髮祭野之

處

應上呼下。只一語而寫盡撫膺扼腕之神。戒兆于被髮而禮亡于東遷。平能中興秦晉其何能為首尾兩遷字。特特相映司隸威儀千古同嘆耳。一點便足不更著詞文有即敘即結者此類是也讀者得其官止神行之妙可以隅反矣。

將逃起遂逃結凡寫五歸字與
子歸乎一筆開出下兩層下欲
歸順頂歸字一層從歸倒頂與
字一層不敢從順結從歸不敢
言倒結欲歸一筆結上兩層呼
應又勻又密用法入化

忠恕之言直作勸親親註疏然
妙在只就詩點醒絕不費辭論
事極爽解經極活

末掉此筆不是譏王召亂乃是
罪帶負恩也

兩路夾說而平側順逆筆端變
化因卑邦故不設備兩語本
是遞說故前用對講後用單收
歸重無謂邦小作倒煞之筆曲
折波宕綽有風神
提句用順引詩卻用逆斷語于
頂詩則為逆于應提又為順單
掉小國復用逆無一筆直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無子歸乎言其將能子子圉真奴才也子圉懷嬴也
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
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曲禮云大夫自稱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錄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太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
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易不設備而禦之也卑小臧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

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蠆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

兩小國相映有情以小卑小乃尤非也
結句寫出他小而毒處絕倒

此是左氏開手第一篇駁難文字
字看其層層抉摘一轉一駁臨了卻作宕漾之筆於緊處得鬆

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也

起處一錢絕妙伏筆下將戰字

已是螳臂當車全不審時量力

及至臨戰反又迂濶起來可笑

之甚也固諫語先手見得依

你一分皮迂濶頭便當索性

安分守己不必強出頭討苦喫

耳此正通篇高層跌落得力

處併下文不如勿傷不如此馬

都隱隱將起左氏總無閒筆

公說一遍子魚亦說得兩遍只

因分合順逆平倒手法不同便

令讀者駭其多驚其變耳如此

處四項作三層寫上二項賓用
合下二項主用分子魚語第一
遍亦作三層寫而賓主倒換分
者合之合者分之第二篇複說
變作四平併上段又自為一倒
一順章法圓變之極細尋之脈

及邦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胃兜鑿魚門邾城門
○謹俗作蜂螫勅邁勅成二反
正義通俗文云螫長尾謂之蠍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映傷股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

如救楚勿與戰○補正曰大司馬即司馬朱鶴齡云按史
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弗可救猶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伏隘字司馬曰子魚彼眾我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

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行則在君左右

殲盡也○正義曰門官亦天子虎賁氏之類國人皆咎公○咎具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毛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責寡

人雖亡國之後宋商紂不鼓不成列恥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

縷一絲不亂。驚驚繡出。金鍼何在。人自鹵莽。作者宜欺我哉。

前丈只是未濟未列。後忽添出重傷二毛。伴說行文欲得濃厚。故耳。但宋公口中雖四項平重。于敘事終有賓主。故前段順逆交互。以還其平。後段平中寓側。作倒敘歸重之筆。以與敘事相應。篇法細密。蓋毫髮無遺憾也。

三軍二句。忽着一離使令。文氣歸重。下二項妙甚。大抵恢宕鬆緊全在離處得力。

兩可也。明對前不可未可。與上不可可乎。同一迴龍顧祖法。蓋恐讀者與重傷二毛一平。看去不見手筆也。嗚呼妙矣。

俞寧世曰。一曰不可。一曰未可。與曹劇論戰相似。將士莫測裏公胸中有多少甲兵。及至敗後說出如此腐爛可笑。然後吳子魚痛言。更不復能置一辭。人徒賞其後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

凡分敘合斷。乃是常格。此文兩對直起。前晨事既以君子斷之。

之何有於三毛。今之勃者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正義曰謚法保民者父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曰耆壽也。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明恥

教戰求殺敵也。明殺刑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三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與

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儆可也。二反。說文儆互不齊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羊氏楚女姜氏齊女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也。師緡楚樂師也。得君子曰非禮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也。師緡楚樂師也。得君子曰非禮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也。師緡楚樂師也。得君子曰非禮

後夜事又以叔詹斷之末復另
以諸侯虛斷總結一筆蓋別一
章法矣

章法與反自鄧同

兩段皆以禮字為主上段有兩
意一主一賓對說下段亦有兩
意一得一失互說皆相配成文
者

已則負德而以責人可乎此俚
語所謂踏沈船頭者也

天下僥倖得名且以傳之不朽
絕不可解如宋襄居五伯之次
亦其一也

子文憐才自是胸有成竹故叔
伯之疑其應如響子玉負之耳
國字接上靖字生下落一筆而
全神都動手意極繁又極圓也

言小見不可以己之無喜無愠
望之若輩也亦太自喜矣

此篇前案後斷以中間議論為
主不至無救大概說而實為孤
突作引下偃就上事而結之通
篇純用短句一波一折簡雋輕
圓又另換一番筆意矣

經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

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人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絀本又作黜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志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麗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元詞云不病死多應謂元終于魚之言得死為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頃

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頃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也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任貴任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賞補正邵氏曰此倒句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亡人重耳期期而不

至無救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期期性急上如字下音基冬懷公執

孤突曰子來則免末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

信公

卷六 上海廣益書局校印

教學貳字辟字凡三層先將教
字貳字說透留辟字另作反覆
推敲與卜偃語同一推廣泛論
蓋所以回應不至無救作斷結
不單指一人一事而言也兩以
逞句乃一篇大指總見好殺不
可以立國凡敘惠懷事都為重
耳伏脈命無從亡人文之線乃
事之機也已
孫執升曰使吳王強于自治則
句踐卧薪嘗膽亦為徒然使惠
懷善以守國則重耳在外十九
年且終客死況于從亡諸人乃
舍己而責人淫刑以逞不亦惑
乎
此處讀去似有脫畧然赴以名
順頂同盟則知為未同盟而言
不然則否倒應未同盟則知為
同盟而言此等筆法後賢所未
能一為彷彿者也

此篇敘議兼行格為明年秦納
重耳張本卻從頭至尾應敘一
遍遂奔狄起乃送諸秦往看其
通篇神氣直注末段如羣山萬
壑赴荆門極天下之奇觀也

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實如字辟婢亦反。補正傳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韋昭註國語臣委質于翟之鼓亦作贄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

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

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

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適足為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

曰子以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十年已

明之不書名言廢降爵故也此北有未同盟三子謂未省同盟二字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

敏也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蒲城人欲戰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事受也保猶恃也正義曰人以祿生故曰生祿於是

乎得人致眾有人而拔罪莫大焉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

王云開手伏得人二字即大言曰拔者甚其通篇敘議